

4

我到这里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药店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事实上这里的药店也很舒适。在我们的药店里有三个巨大独立的、上面带柜台的玻璃展柜。我第一天在药店里站柜台的时候，我看到每个展柜旁都站着一个人，但他们的姿势都很奇怪。 他们的腿在展柜前面，但身体的其它部分深深地弯下去，他们的整个上半身大大咧咧地趴在展柜上。我想他们也许真的是很累，需要在所有这些可爱的、做装饰的毛绒玩具熊中间休息。对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这种行为显然是非常正常的。我等了一会儿才凑近了看他们。当然我是看不到他们的脸的，因为多数人的头部藏在典型柏林式的、像毯子一样的围巾里了。开始我以为他们可能视力不好又丢了眼镜，而试着凑近柜台来隔着玻璃读不同药品上的说明，并对比他们自己可能患的病。然而后来我就意识到了他们只是在一边休息，一边跟药剂师慢慢地讲自己的公寓等等事情，可能仅仅为了在这个温暖漂亮的房间里多待一会儿，用我全部的光来掩盖他们典型坏情绪和无精打采。

5

这个上午我浪费掉了，就像很多早晨一样，感觉单纯的拖延日光，就像在遮阳帽上顶了一个老煎饼，然后等待重要时刻的来临并希望带来点能量。慢慢的、至少是慢慢的，午后的阳光笼罩了我，但我的思绪仍旧留在正午的一片空白中，直到终于“某种东西”开始用这些在我面前庞大的空白空间里的细线牵扯我。并没有什么，但我好像在内省的时光旅途中进入了某个稍为稠密的空间。然而，这只是从我的窗下后院传来的房东的声音，就像去年夏天没完没了的日光，当我，懒懒地躺在无尽的时光里，听他没完没了的自言自语。

就像再次听到很久以前的一位访客的声音，他有时也讲波兰语。每年冬天他都来，然后他就会说，德国人，他们杀啊杀啊。他讲的更多的是他被运到巨大的集中营之前发生的事，然后才讲集中营里的事。他总会对我们讲，他们将很多人集中到某个广场上，他们是他们的一员，然后纳粹们让医生和教师同其他人分开，走到广场的另一侧，其中一个老师说，我知道了，他们以后需要我们，因此他们就站到了一起，而德国人随后就杀害了他们。费了他们一些时间，他们杀掉了更多人，而后剩下的人就被运到集中营。他常常奇怪地看着我，现在我开始明白，那可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他非常希望我听他讲、并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希望我以后可以为故事作证，将故事讲出来。他就这样看着我，解释说他们到处杀人，他们每到一个新的城镇都只是用同一种方式不停地杀人。

6

我记得，我在维也纳时住的房子附近，街道上几乎都是灰色的车。有一天来了三辆巨大的非常昂贵的新车。一辆红色的阿尔法罗密欧，一辆黄色的标致，还有一辆紫色鲨鱼，而我肯定他们只是在这条街上做客，因为其它的车都是灰色的或是泛着银色的大众汽车，就像这个区的其它地方。

前院总有一台灰色的自行车，但是藏得很好。从我以前住的房子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和这个普通的花园。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井井有条、修剪整齐、恰到好处。只除了这盏庭院灯，对我来说，它是个谜。这盏灯常常令我浮想联翩。它被拙劣地固定在房子一角，无人问津，照在我们花园的一块小小的圆形石台上。从没有人用过这盏灯，它好像在对我说：总有一天会有非常重要的大事发生，也许会有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人类未来的某个时间会有大型的派对，那时就需要我发光照亮他们。我想也许在一次大型的社交活动之类的过后，人们总算要放松一下，而这盏灯就会被点燃，照亮人们的庆祝活动。那个石台最终会被不停移动、变化的派对中兴高采烈的人群所占据。在新的公共建筑上，有时我看到解释不清的、没有明显用途的简单建筑结构，人们建造俯瞰广场的阳台，好像哪天它就会派上用场，一些音乐家或歌手会为了盛大的公共庆典活动而站在这个奇怪的结构上。但现在这些庭院灯或平台除了作为没用的承诺外，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一些承诺可能藏在了这里所有的社交形式中，还有可能的是，它们被刻意地表现在了这盏庭院灯和那些阳台里。但是年复一年地过去，什么都没发生，我想这些承诺肯定是可怕的，也许不像人们猜想的几乎具有救世主性质的庭院派对的承诺。在那盏庭院灯上，一只灰色的鸟试着交配。咕咕，咕咕。花园里的树开花了，五分钟后两只绿色的鸟交配了。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在同一时间发生呢？

7

1

站在新装修的卧室里，我总会注意到身边的声音中哪些是从床边传来的，她可能随时想要开灯，用她发明的开灯装置，不需要移动太多，她为此感到尤其自豪。从前，我有时会听到她说，如果她有钱，搬进一个新公寓，她最终会买一个大大的落地灯，是那种很昂贵的，带有瓷器釉光的设计。她会把那个美丽的浅色东西放置在床垫旁边。然而只过了几个月，她就实现了她的发明，她把两个绿色的天鹅绒丝带系在一起，那是她有一次没有原由的买回家然后一直收藏着的。然后，她把丝带系在那个老式的，同时又很短的金属链上，金属链可以打开白色灯的开关。从前那条链子的长度刚好起身可以够着，但是她想要在床上打开它，不像移动。所以她的发明中绿色丝带就成了绿色天鹅绒控制链，她可以躺在床上，拉一下天鹅绒链，而不用从床上起来。

她过去总是说那个大大的圆柱形灯罩里面是镀金的，那个易碎的结构像是一个有着金色天空的穹顶，没有通向它的阶梯，只有绿色的丝带和链子她说那是她的台灯，由她控制，灯上的绿色控制链是她最伟大的发明。它深入灯昏睡的内部世界。她可以用身旁的控制链关掉灯，而不是逃离公寓或是长时间在外面的街上散步。

2

他们在中午的时候出门寻找一些光亮，这样已经几周了。

楼梯太黑，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窗子后面看到一丝光亮。那光是那么微弱，那么慵懒，甚至不愿穿透玻璃找到我们的房子里。

他们傍晚见面的时候，大多会谈论留给我们的那一点光究竟是什么颜的。

他们说，那光不是为我们而留，我相信，这可能是最积极的一句话了。

我从前说过，如果天空有时有颜色，那会是像尼古丁一样的黄色，但是这个比喻是错的，可能是因为其他人会把这个不再具有魔力的时刻比作泛黄的纸或者是褪色的篇章。但是那时更多的是把天空比作湿漉漉的皮毛，

试图在寒冷的冬日里把我们和温暖联系起来。那时毛会贴在身上，而那些没有叶子的树看上去像是支柱，当它太重或是太湿的时候把它支起。我们

有了光，关于时间的感觉便消失了，充满了乌托邦似的欲望，有点扭曲、也不太友善。

那个老白杨摇摆着，轻抚着皮毛而变得湿润了。实际上从来没有下过雨，但街上黑亮的石头却总是有点湿。看着我的新朋友，他的手，他的苍白的抵抗渐渐褪去，他说：“我的双手很大，我的手指又粗又肿，扭曲得有点残忍。我的包里没有刀也没有金属棒，有的是满满的毒蛇。”

可以确定的是，这是最适合的地方。这里不生产、拒绝外界，

恐怖、缺乏工作，

这里是为苦难的艺术家提供爱的荣誉和感情的地方。你那古老的、已经坏掉的黑色手提箱中填满了空虚的恐惧、没有价值或者意义的自恋的培养、以及大部分的反视觉的离经叛道。

我是个信差，递送忧郁。

我把一切都给了你，所以现在我一无所有。何时你会脱下衣衫，从那个该死的两元二十分的东西中看看自己。我受够了你荒唐的要求。

受着传统反视觉的离经叛道的继续保护。我反对生产的态度是一种反对传统观念的训练。

我不认为，在其他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我们可以建立起公众对这种空旷地带的如此关注。

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是最好的地方，不给那些没有生产力的艺术家台灯压力，取而代之，让他们沉浸在爱的荣誉和感情之中。

3

在柏林那些年，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每一个冬天，我都会再一次体会到，这里的冬天，也许会成为伟大的时刻发生的最好时间。虽然有时我仍会为漫长的黑夜而感到苦恼，也会为数不清的层层云朵伤脑筋，这些都使得我们的城市被冠以魅力黑色之都的名声，因为只有中午时才会出现一点点苍白的光亮。然而听和我一起住的人们说， 最美的时刻是当午后晚些时候，空气冻结，整个城市空荡荡的，到处弥漫着一种奇异的光泽。他们对彼此说，如果那时仍然有人在街上，他们会看见那些人走的非常慢，看上去出奇的黑，甚至像是白天里曲背行走的影子，他们在影子下方走着，走向一片漆黑，又好像是在很努力地使自己更像影子，所以这也不能怪他们。但是这种情况使我高兴的原因是，我不再像他人那样消极，我更喜欢黑暗的力量，而我房里的人大多数都得了重感冒。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像是讲述最寻常的新闻一样对我说，他在门前的第一台阶踩到冰，滑倒了，不得不痛苦的呻吟。但是当他发现，在大片无边的黑暗中，有两个人也已经躺在了台阶上，发出相同的痛苦的呻吟时，他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这件事刚好发生在他门前，他可以慢慢的爬上长长的、有些模糊的楼梯。他说，那就好像是走在月亮背后通往公寓的楼梯上，他得到这个深刻的教训后，还是觉得待在公寓里比较好。这里的冬天非常适合更多的去了解无边的黑暗，在那片漆黑中，好像不存在光亮和爱，有的只是我们内心的光芒。有个人一次去药店，他属于那些因为药房就在公寓楼下而感到高兴的人，你无法想象出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他忽然意识到，实际上药店有很多，有时有两家紧挨着，和在这里一样。

三点钟以后，天看上去很快就要黑了，大部分的阳光已经消耗殆尽。有人说，他可能会再买一些燕麦片。他的第二顿或者说是晚餐要吃的燕麦片。我们大多都吃燕麦片，他说道，他们很幸运，因为药房后面就有一家燕麦店，出售最大包的燕麦片。我听说，事实上那家店只卖燕麦片。他说他很想知道他们是拿什么付房租的，也许也是拿燕麦片吧。那是一件很大的店，布置得很庄重，看上去却难以置信的空旷”。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阴暗冬天里的大型燕麦店看上去更加空旷如也。然而总是会有三个女人在架子间工作，她们都是短短的灰色头发，戴着眼镜，好像是从北海岸严寒的地方来的。他说，他总是觉得她们内心很善良，并且努力的不表达出来。他慢慢地说着：我想买些咖啡回家，所以我拿了一个很大的袋子，它可以把它填满，像是要度过漫长的冬天一样。可是他们只有无咖啡因的咖啡，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喝了它。当一个人早上想要一杯咖啡的时候，没有热量的咖啡，即使在冬天里，不会带来快乐也不会补充能量，就像是没有灯光的楼梯。